

# 《成唯識論述記》 第一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今天，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與佛教法相學會合辦的佛學經典導讀，以及佛學專題講座的開始。上午是佛典導讀，下午是專題講座，我已經在報紙上把時間清楚說明，同時亦把課程程序的資料印出，已放在居士林給大家參考。

為何我們要開設這次導讀和講座呢？因為近年佛法在香港相當流行，講經的人很注重對某一本經的解釋，另外講專題的人只依著某個專題去演講，有時就好像講經的不能夠顧及到某種特定的問題，而講專題的，有時令人聽完後只對專題得到解答，而想在經教裡取得根據，有時候反而很困難。

法相學會與女居士林有見及此，於是開辦佛經導讀及專題講座。我們希望對在香港有志研討佛法、佛教學理的人，能夠藉此得到一個方便，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理解及修行。

現在，我說回佛經導讀方面。佛經導讀我們選取了幾種，第一，我們選了大乘佛學有宗的重要典籍《成唯識論》；第二，我們選了大乘空宗的《中論》；第三，我們選了從前的人以為它是小乘經，但現代的人認為它是佛經中最基本的經典，就是《雜阿含經》。再選大乘佛教中很流行，而內容很空靈，被歷代的文學家留意、參讀的《維摩經》等。因為三藏十二部經，第一，我們沒辦法選得太多，第二呢，我們仝人等到底學歷有限，不能太過博取。

現在，為何要先講「唯識論」（《成唯識論》）呢？有兩個原因，第一，唯識的名相比較多，而這些名相對了解佛法非常有幫助，所以我們先講《成唯識論》，然後再講《中論》。

《成唯識論》是部大書，而我們的課程只有三個月，怎樣能講完呢？《成唯識論》主要的分段是：第一，破外道；第二，破小乘；第三，說明阿賴耶識；第四，說明其他各個識；第五，說明識如何變宇宙，第六，說明有關空、有的問題；第七，說明如何去修行。

有何辦法在幾個月時間內講完呢？依照我個人經驗，我在三十多年前，我曾經應「香海蓮社」的邀請講《成唯識論》，講了十年數個月，每星期講一次，都要十年數個月才能講完。現在只有三個月，我們怎樣講呢？我們就這樣辦：一段一段講，我們要分七段講，即是說，令大家聽了那段後，好像有個獨立的單元來了解。三個月之後呢？續講「空宗」，講《中論》。講《中論》亦是三個月，但三個月亦不能講完《中論》，先講一部份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們若只一直學習同一類東西，我們會繁複生厭的，但是如果我們學一下這樣，拈一下那樣，有時候還會興奮一點。好像學校的課程，譬如學數學，若經常學數學，你就會頭痛。但若果你學一兩堂數學，再學一兩堂國文或英文，或音樂，這樣你就會好興奮，可以調劑一下，所以我們就這樣。

現在用三個月講《成唯識論》，只是講「破外道」那一段，只可以講完這一段。跟著你會問，現在已經無這類外道，你為何要講「破外道」呢？我的回答是：雖然它所破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外道，但它裡面所用的名詞，所運用的邏輯，對我們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，對我們修正觀的人亦很有補助。

那我每星期回來聽課，豈不是學了外道的東西？不是這樣的。當我們講佛家如何破外道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看到佛家為什麼要破外道這一點，要破人，即是說佛家與外道的某一觀點不同，我們可以看到。

同時，為避免講破外道時太過繁瑣，我現在用一個半小時講，我會用三份二的時間正式

講《成唯識論》。大家聽完後除了了解它如何破外道之外，你還可以欣賞《成唯識論》的：第一，它是論藏之中文章最好的；第二，你可以看到佛家論籍之思考周密的情況。除此之外，我留一部分時間，至少三份一的時間，或者留一半的時間也說不定，我用廣州話白話，講我所消化過的唯識的概論。這樣做是想令大家比只是讀書容易(掌握)，以作調和，希望這樣會對大部分的人有益處。講完這些後，我會留下約十五分鐘給大家發問。希望大家若有什麼問題，當然要與我所講的有關，不要問其他佛教以外的事，或者問其他宗教，這樣切不可。我所講的範圍以內的大家可以發問，我亦並不一定能解答你(的問題)，因為我是一個凡夫，我只是盡我所能來回答你。不過在我未講完的時候，希望大家不要在中間插入發問，因為這樣你會阻礙其他人。

已經花了二十分鐘，現在我要開始了。今天是否正式講《成唯識論》的本論呢？不是。我要先講一篇文章，是什麼文章呢？就是窺基大師所造的《成唯識論述記》裡的序文，因為這篇序文，幾乎可作為《成唯識論》的導讀。還有，附帶一提，窺基法師的文章，是中國佛家古代大德中，文章最雄亮的。近人熊十力先生讚賞窺基法師的文章「譯筆宏整」，因為《成唯識論》他有幫忙翻譯，是他和唐三藏兩人譯出的。

你讀《成唯識論》就知道它的譯筆是如何的宏整，「宏整」，宏大整齊。「韻語」，即是指這篇文章，這文章是「四六文」。「沉雄」，很沉博，很雄亮。你讀其他的經序，很難找到像這篇沉博而雄亮的文章。如果大家當中有人歡喜文學的，你可以附帶欣賞它。我不想講太多其他的話，倒不如大家直接接觸古人的東西，對吧？大家可以讀一下，我們已影印這篇序文給你們。我們讀一讀。

如果大家想要這篇(序文)詳細的注釋，你可去找這本書。因為人數太多，我沒辦法送每人一本，而且我家裡也只有三、四本，第一冊沒有了，現在「佛學書局」可能還有出售，

「慈慧佛學社」有出售，只剩下這兩間有出售。第一冊：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》，如果你想詳細看。

《述記》，是窺基法師造的，「刪注」，因為我想便利初學的人，將太繁的刪去，那些難解的，我將它作注。已經出了三冊，第四冊，現在才印。第四、第五冊的稿已經有了，因為以前一間印刷廠，我拿給它印，它卻倒閉，連我的稿也遺失了，幸好我影印了的底稿還在，現在這幾天就要找人印刷。

好了，我們開首看看這篇序，至於窺基大師的歷史如何？我不花時間去講了，請大家去圖書館、佛教圖書館之類的，去看一看那本《續高僧傳》，《續高僧傳》就有窺基法師的傳記。如果你想簡單了解一下，就請你看一看、翻一翻星雲法師編的那本《佛光大辭典》，在裡面查一下「窺基」這兩個字，查一下這兩個字就清楚了。

現在我們看這篇序。這篇序的序文有七段，我一段一段講給大家聽，要記住記住，我現在是講給初學的人聽，而不是講給專家聽。記住記住，如果座上有專家的話，就請你不要笑我了。

我們看序文的第一段，「竊以六位精微，資象、翼而筌理；二篇玄妙，藉蒙、列以探機。況乎非有非空，息詮辨於言蹄之外；不生不滅，絕名相於常寂之津。至覺迴照其宗，將聖獨甄其宰。無言之言風驚，韜邃彩而月懸。非有之有波騰，湛幽章而海濬。匪屬具體鄰智，演蹟鉤深，則空性了義，幾乎息矣。」

這就是第一段。這一段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即是佛家的中道了義，雖然是源於佛說，但是後代那些大德繼續弘揚，是非常有功勞的。

這段意思是怎樣呢？「竊以六位精微」，「竊」，私心，我自己私下的心，「竊以」：我自己的私心以為。「六位精微」：所謂「六位」，是指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有六十四個卦，每一個卦裡面，有六個爻，所謂爻者，爻者效也，即是將一件事情的進展，分成六個階段，就叫「六爻」。每個卦裡都有每個卦的內容，依著卦的進展，分作六個階段，就叫「六爻」。每一爻，表示一個階段，「位」，就是階段，六個階段，指「六位」。

《易經》的每一卦都有六位，例如乾卦，有六爻，初爻、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六爻，六個階段。譬如坤卦，同樣的有六個階段，每一卦都有六個階段。《易經》裡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六個階段——六爻，用來說明易理。

「六位精微」指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的道理非常之精細微妙，《易經》的道理這麼微妙，都要「資象、翼而筮理」，「資」者，取也，拿取，取什麼呢？「象、翼」。相傳是這樣的：我們中國古代，起碼五、六千年前，或上萬年也說不定，我們中國人還是在遊牧時代的時候，有一位聖王出現，叫伏羲氏，對吧？那個時候還未有文字，他就畫「八卦」，畫八個卦來表示我們日常生活的事情，因為當時未有文字。

出現八卦之後，到了幾千年後，周文王將八個卦重疊起來，八個卦重疊，就(變成)八八六十四個卦。重疊之後，每一卦有六個爻，六十四卦，被六相乘，共三百八十四爻，整個《易經》就有三百八十四爻，(《易經》)用三百八十四爻來解說宇宙間一切現象。

於是，相傳周文王重卦，不只重卦，還把每一卦加上「卦辭」，用一句說話，或兩、三句說話來說明卦的意義。後來又有人傳說，傳說有很多種的，現在我只說一種。相傳他的兒子周公，又將每一爻來解釋，就有所謂的「爻辭」。這樣，有「卦辭」、有「爻辭」。

又相傳，到了東周的時候，孔老夫子晚年很歡喜讀《易經》，他就造了十種書來解釋《易經》的道理，叫作「十翼」。「翼」即是輔助、輔翼。「十翼」之中，首先是「象辭」，分為兩部分，象辭上、象辭下。總共十種書來解釋《易經》的道理以作輔助。但後人說這「十翼」不是孔夫子造的，是秦漢之間那些讀書人造的，不是孔子造的。雖然有種種說法，但我們今天不是講《易經》，不必理會，對吧？如果你說：羅生你都沒有講「十翼」。因為我不是講《易經》，如果你想了解「十翼」，你可讀我這本書的注，我會講得很清楚給你聽。如果你沒有這本書呢，你可以去找《辭海》、《辭源》那些書查一下「十翼」，這樣就妥當了。我們不須花時間去講它。

本來應該是「竊以六位精微，資『十翼』而筌理」這樣才對，為何卻說「象、翼」呢？因為「十翼」之中第一個就是「象辭」，因此以第一個「象辭」作代表。要資取「象辭」等的「十翼」來解釋其道理。

「筌」是什麼意思呢？「筌」是古代人用來捕魚的竹筌，因為你想得到魚就要用此竹筌來捉魚。這用來譬喻有此「十翼」就可以把捉到《易經》的道理了。引申作「解釋」的意義。

《易經》的「六位」這樣精微，都要取「十翼」來解釋道理，這即是暗示，深奧的佛經若無「論」的解釋又怎可能呢？「資象、翼而筌理」，這是講儒家的。

「二篇玄妙，藉蒙、列以探機」，「二篇」是指道家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老子的《道德經》分為上、下兩篇。上篇大部份講「道」，下篇大部份講「德」，所以叫《道德經》。

它說二篇很玄，「玄」即是道理很深遠。「玄」者，遠也。「妙」者，很神妙，很精妙。二篇的道理玄妙。但二篇的道理玄妙，若我們只是讀二篇是不容易了解的，「藉蒙、列以探機」，（「藉」：）仍然要靠、憑藉，「蒙」是《莊子》，「列」是《列子》。至於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是怎樣的呢？你自己去查一下《辭源》，或者讀我這本注。我又略了不談這些了。

（「探」：）藉《莊子》及《列子》以探索，探索即是研究、探研它的機微，「機」者，要也，機要，它重要的道理，仍然要靠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作補助才能令我們明了，「藉蒙、列以探機」。

不過後人說《列子》是假的，是晉朝人假造的。我們不必理會這些，我們現在不是研究《列子》，這些留待大學裡的教授去講，我不必去理會，我現在只是講這篇文章。意思即是什麼？老子《道德經》都要後人引申來解釋，這意思即是：何況是佛經呢？

「況乎非有非空，息詮辨於言蹄之外」，「況乎」：何況。佛家的道理既不偏於空，亦不偏於有，是中道的道理。既然非空又非有，這樣就變得很難去說明，這是離開言說的。

「息詮辨於言蹄之外」，「詮」即是解釋，「辨」亦是解釋，或者辯論，「息」者，stop，停了，你想說都沒辦法說，不能說的，即是最深的道理，沒辦法說的。講到最深之處是沒辦法講的。「息詮辨」，即是離開言說沒辦法講。「於言蹄之外」，「蹄」是什麼呢？

「蹄」者，是古代的人用來打獵，用來捉禽獸的一種工具。因為有蹄就可以捉到禽獸，這就用來譬喻有了「論」、「書籍」就可以把捉道理。「言」是一種蹄，我們讀經的言語，等於捉禽獸的工具，目的是想捉到禽獸。我們讀經也是一樣的道理，經，不過是一種工具，經論是工具，我們的目的是要了解背後的道理。它說佛家的道理非有非空，要在言蹄之外去了

解，不能在言說之中去了解。

「不生不滅，絕名相於常寂之津」，學佛的人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就小乘來說，就是證得涅槃，涅槃的本體是不生不滅的。大乘的人經常說要證得真如空性，而真如也是不生不滅的。它說這個不生不滅的涅槃與及空性，「絕名相於常寂之津」，「絕」就是斷，「名相」是什麼？是語言、概念。我們所謂概念，即英文的 concept，可以說出來的就叫言語、語言，言語裡的內容就叫概念。概念者，無聲的語言。語言者，有聲的概念。這是「名相」。「絕名相」，你用名相都說不出來的。「於常寂」，真如常常都是寂滅的，沒有煩惱的。「津」者，碼頭，渡江過海的碼頭。在一個常寂的碼頭、津裡面，你了解真如，在碼頭處渡過江，即所謂去體會常寂的真如，是不能用名言的。「絕名相於常寂之津」，即是佛家最高的道理，用說話是講不到的。但不說又不可以，別人不明白的，不能不說。那唯有烘雲托月，或者用手指來指月，你跟著手指來看月，不要老是看著那手指，唯有這樣。所以呢，又不可以不說，於是那些佛、菩薩造論來解釋。

於是它說：「至覺迴照其宗，將聖獨甄其宰」。「至覺」者，指佛，佛是最高的覺悟，所以叫「至覺」。「至覺」代表佛。它說佛「迴照其宗」，「迴」即是遠，佛的智慧，好像太陽照耀大地，(其宗)把一切宗，「宗」者，重要的道理，他能夠把(一切)重要的道理，用他的智慧，很深遠地能夠照了，照了即是說出來，但佛已經涅槃，他說出來的道理後人未必明了，所以一定要靠後代的弟子。

「將聖獨甄其宰」，弟子有很多種的，有些幾乎是聖人，有些就比較……

……那麼一定要靠什麼？要靠智慧深遠的、很高級的弟子了。「將聖」，將近達到聖人的地位，「聖」，指佛。「將聖」者，差不多成佛的那類人，即是指哪些人呢？是指：彌



勒、無著、世親，如果「有宗」就是這些人；「空宗」呢？龍猛、提婆，這些都是將近、接近聖人。

為何要用「將聖」呢？原來以前的文人很歡喜用典故的，「將聖」這兩個字，如果你們讀下，現在的年輕人很少讀(過)這幾句話，如果你是老一輩的，有五、六十歲以上的，很多人都讀過《孟子》，對吧？《孟子》記載，孔子的弟子讚美孔子(的說話)，它怎麼說呢？有一個人問另一位弟子：「我們的孔老夫子是否聖人呢？他好像什麼都懂的」，這樣問另一位弟子，那位弟子就回答，怎樣回答呢？(答：)「固天縱之將聖。」他說，這個孔夫子，是上天放縱他，令他將近會變成聖人的。不只道德、智慧很好，「又多能也」，他的才幹(也)有很多方面的。孔門弟子讚(美)他們的老師，這就是「將聖」(的意思)了。

窺基法師就用了這個典故。窺基法師讀很多儒家的書。這個「將聖」是指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這些後代的大菩薩。

「至覺迴照其宗」，佛遠遠地將很重要的道理說出來，而那些「將聖」——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——「獨甄其宰」，「甄」是什麼意思？那些造陶器的人把陶器拿去燒，就叫「甄」。現在這裡用作什麼意思？當作「造」，作「造」字解。「獨甄其宰」，「宰」者，宰輔、助手。宰輔即是什麼？即是現在的 minister，部長、宰相那一類，就叫作宰輔。龍樹、提婆等將近、接近成佛的人，「獨甄其宰」，他造出其宰輔，即是(要)輔助佛。因為他們要輔助佛，於是要怎樣做？寫(下)很多「論」，注(釋)很多書了。

那些書是怎樣的？「無言之言風驚，韜邃彩而月懸」，佛家最高的道理，講不出來的、無言的，但「無言之言」，於講不出來的地方，他能夠講出來令到你明白，這叫「無言之言」。即是說，龍樹、無著等人的智慧很深遠，能夠做到這樣。「風起(驚)」，像風一樣，

「驚」者，起也，像風一樣的(興)起，「無言之言風起(驚)」。他說那些「論」，「韜邃彩而月懸」，「韜」，藏也。「邃」，即是很深的，藏著很深的光彩、彩色。「月懸」，像月亮掛在天空一樣。意思是什麼？那些菩薩造的「論」令到你好像望上那彩月一樣，(這是)「韜邃彩而月懸」。

「非有之有波騰，湛幽章而海濬」，佛家(的要旨)是非有又非空，最主要是要證得「空性」，「空性」，不能緊繃繃地說它是「有」，但不講也不行，對吧？「非有之有」，雖然講「有」，但不(執)著於「有」。「非有之有」是指「經」「論」的語言。「波騰」，猶如(水)波般騰起，即是說造很多很好的「論」。

「湛幽章而海濬」，「湛」，即是沉、沉了下去，「幽」者，很深的，「章」者，所指的是文章、文彩。「論」裡沉(藏)有很多好的東西，好的文彩。「而海濬」，「濬」，深也，好像大海一樣的深(博)，大海可以養很多魚，又博又深，「湛幽章而海濬」，好像海一樣的深(博)。所以，你不要以為只靠佛說的經典就可以，這些菩薩：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等，功勞是非常之大的。

「匪屬具體鄰智」，「匪屬」者，即是「如果沒有了」，如果沒有了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這些人呢，「具體」是什麼呢？「具體」又是儒家的(語言)。儒家的《孟子》說，孔夫子是一位聖人，其中孔子有很多弟子，有三千弟子，他說孔子的弟子之中，宰我、子貢這些人，「皆有聖人之一體」，這些大弟子，都有聖人——指孔子——的一體。「一體」者，一個人有四體的，兩手兩腳(加起來就是)四體，它說這些弟子只得到聖人的一體，不能得到聖人的全部。唯獨有幾位(弟子)，一位叫冉牛，你不要以為叫阿牛的就不是好東西啊！一位叫閔子，就是二十四孝「單衣順母」那位閔子，還有那個短命的顏淵，「則具體而微」，「具體」兩字的來源就是這樣。只有宰我、子貢這些人，都是只得四體中的一體而

已，唯有閔子、冉牛、顏淵這幾位，「則具體而微」，「具」即是具備，四體具備，即是一位聖人的縮影，但比較微一些、細一些，「微」即是少一些，及不上聖人，這是「具體而微」。

在這(序文)裡，窺基法師又借用它，「匪屬具體鄰智」，「具體」者，即是指什麼？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等人就是「具體」；「鄰智」，(「鄰」是)接近，「智」即是指無上菩提，那些人接近、幾乎(證)得無上菩提，就是「具體鄰智」。

如果沒有了這些人呢，這些人做什麼的？就是靠這些人「演蹟鉤深」，「蹟」，即是很周密的、很細密的，細密的東西，若不將它排演、鋪演出來，你是不容易了解的。它把很細密的道理，推演出來，(謂之)「演蹟」。「鉤深」，佛所說的很深(妙)的道理，他們把它鉤出來給人了解。如果沒有了這些菩薩去「演蹟鉤深」，若是這樣的話，「則空性了義，幾乎息矣」。「空性」者，所指的是真如，為何呢？這個「真如」，要你修空觀修到純熟，空觀的那種空智，那種智慧、無漏智，(當)那種無漏智出現，就把所有的煩惱障、所知障壓低，還未成佛就是把它壓低，若(已)成佛，(能)把它全部掃清，空掉所有這些煩惱障、所知障，不是說(要)空掉真如。空掉煩惱障、所知障，就能把真如顯露出來。這個真如就叫「空性」。用空的智慧掃除煩惱所顯露出來的實性，「性」者，體、實體。……

這樣，(就是第)一段。今天還未講到「論」的本文，還有時間，我繼續講下一段，好嗎？因為今天你們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提出，對吧？好了，繼續講下一段。

這文章多麼跌宕，每句說話都好像有千斤之力，(遣詞)運語沉雄，很博學、沉博，而雄亮，你不容易找到另外一篇像這樣的文章。寫佛經經注的序，寫得最好的是窺基法師，第二就是華嚴宗的賢首法師，也是寫得好。

已經說過那些菩薩是有功(勞的)，對吧？要講入(正)題就是要講唯識，現在就入(正)題了。

第二段：「《唯識三十頌》者，十支中之一支，天親菩薩之所製也。白虹飛侵(讀「侵」或「寢」也可以)，素豪銷景。線華奧旨，舛鳳訛風；貝葉靈篇，乖魚謬日。顧惟法寶，斯文行墜。誕茲融識，秀迹傳燈。晦孤明於《俱舍》，示同塵而說有。解慧縛於《攝論》，表縱聖而談空。鑿洽智周，窮神盡叡。研精此頌，用標玄極。釋文未就，歸真上遷。義繁文約，泉源重秘。」這樣是一段。

這段是說，世親菩薩作《唯識三十頌》，作《唯識三十頌》後，自己未曾加以注釋便死了。這一段就是說這件事情。它說《唯識三十頌》，印度古代的人很歡喜用詩——有韻的語句，很像我們中國人用韻語、用有韻(律)的東西，你不要以為古代的人很純樸，不用韻，《易經》「十翼」裡，也有用韻，很多文章也有用韻，如〈乾文言〉、〈坤文言〉都有用韻，讀起來鏗鏘有聲的。

老子《道德經》都有韻，你看它(的句子)是一對一對的，它一開首是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這樣一對三個字；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這樣也是三個字一對；「無名天地之始」，六個字，「有名萬物之母」，也是一對一對的，很美麗。故「常無欲以觀其妙」，這好像對聯的頭句，「常有欲以觀其微」。

印度人所有關於理論的書，都有用韻，用詩(的體裁)寫，叫作「頌」。「頌」的梵文是什麼？叫作「gāthā」，以前的譯音譯為「偈」，即現在你們(所謂的)「偈頌」。那些禪宗法師「傾傾吓偈」便弄出幾句東西，好像六祖(慧能)，講話途中便弄出幾句「無相偈」。

「偈」，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
為何譯作「偈」呢？gāthā，古代的「偈」字讀作「gā」。「thā」字呢？中國古人的音譯會把尾音全部省略。譬如「佛陀」，「buddha」，只譯「bud」作「佛」，「dha」字不譯，對吧？「偈」呢，「gāthā」的「thā」字又不譯，因為我們中國人、我們的祖宗歡喜簡略。「韻」，應該譯作「頌文」、「頌」，歌頌的詩，好像現在宗教所頌的聖詩一樣。一般來說，小則三字一句，多則八字一句，一般是四句一行，那些貝葉，四句，一句、二句、三句、四句，每句隔開一字，成為一行，就叫作一首頌。

世親菩薩造了三十首頌，「頌」這個字，英國人最歡喜把這個字翻譯成……有些人把「頌」字譯作「stanzas」，三十首「stanzas」；或者，有些人把「頌」字譯作「line」，因為(看上去)一行一行的，三十「line」。

(世親菩薩)用三十首頌把整個唯識的道理提要鉤玄地說，所以學唯識的人一定要唸熟《三十頌》。如果你不是學唯識的，唸熟《三十頌》，保證你對佛法不會籠統。學佛的人，最應該避免的是成為被古代的禪宗法師所罵的人，他們罵別人什麼？那些禪宗法師罵人「顛預佛性」，「顛預」，即是走路很笨拙似的，「顛預佛性」，即是對佛性不了解；「籠統真如」，整天滿口「真如」，但籠籠統統的根本不知道「真如」是怎樣的。那些禪宗法師就是這樣罵人的，學佛的人最忌就是變成這樣。如果你讀熟《唯識三十頌》，你稍為了解一下它，就不會有「顛預佛性，籠統真如」這個毛病了。

它怎樣說《唯識三十頌》呢？「十支(論)之一支」，大乘的唯識宗，最主要(的「論」)叫「一本十支」。除了佛所說的經之外，菩薩所造的論最重要的是「一本十支」。「一本」根本的論，叫《瑜伽師地論》。我這次回來(香港)，「法雨精舍」邀約我開講《瑜伽師地

論》。現在我已講完第一冊，第二冊下星期開始(講)，那幾時才可以講完？我看十年也講不完。一百卷，我已講完兩卷，第三卷才開首，我把兩卷編為一冊。那間「法住學會」為我開了一個課程——《瑜伽師地論》的研究，只有十二堂，怎麼能講完呢？他說講不完明年再接續講，我說這次真是麻煩了。如果大家想聽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不妨去「法雨(精舍)」，免費的，如果去「法住(學會)」就要收費，收費多少我就不清楚了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是大乘有宗根本的論典，就叫作「一本」，其他有十本(論典)是補助的，十本補助(的論典)之中，《唯識三十頌》是一支，「十支中之一支」也。

為什麼叫「一本十支」呢？我不花時間(講了)，請你查一查《佛光大辭典》(就可以了)，對吧？查一查「一本十支」這四個字，你就(會)了解。這樣我就可以省回十分鐘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如果你看我這本(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》)都可以，有這本書的話，看「一本十支」的注釋就可以了。

它說「十支中之一支」，是誰造的呢？是「天親菩薩之所作(製)也」。「天親」，是印度古代婆羅門很崇拜的毗紐天，他們說這位毗紐天很像四臂觀音菩薩。如果你想看毗紐天的雕像呢，可以去跑馬地馬場旁養和醫院附近的印度廟，裡面有個毗紐天像。現在不知道是否開放給人進去，以前我是進過裡面的。

另外，如果你想便利一點，一定可以進去的，你就(可以)去對面海，「假日酒店」，「假日酒店」裡面有個地方，叫「咖啡閣」，對吧？「咖啡閣」對開放了一個石像，那個石像叫什麼……好像叫毗紐天像，對吧？陳瓊瑾，是毗紐天像吧？是。很像四臂觀音的，那石像很漂亮，值得去參觀一下。

印度古代的人最崇拜這個毗紐天像，他們認為祂與世人最接近的，世人向祂祈求什麼，祂都給予。所以，現在西方的學者認為，我們佛家的觀世音菩薩，即是婆羅門的毗紐天，這個毗紐天的天像傳入西藏後就成為四臂觀音了。

另外有些人又認為，(兩者)同是觀世音菩薩，在佛教，就叫觀世音，化身在婆羅門裡，就叫毗紐天，(兩者是)一樣的。可能是這樣也說不定，馮公夏先生就是持這種見解的。這亦(說得)通的，對吧？大家相安無事，就不會互相指責：「你的觀音我認為不對！」、「你的毗紐天我認為不對！」。你可以(敬)拜你的觀音，他可以(敬)拜他的毗紐天，這種說法也是好的。

因為毗紐天與世人最接近，人們便稱祂為「世天」。這個作者的母親想生孩子，就走到毗紐天那裡求子，怎料求了後便生下了世親，於是就說他是毗紐天的親人來的，叫作「世親」。毗紐天叫「世天」，他叫「世親」。

那為何叫「天親」呢？以前的人翻譯，毗紐天是「天」，翻譯「世」字人們不懂，不如「天」的「親」吧，所以譯作「天親」。

到了玄奘法師的時候，他認為翻譯成「天親」不對，應該譯為「世親」。雖然是這麼說，唐朝時候的人是不敢寫「世親」的，他們寫「天親」，照舊用「天親」(這個翻譯)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唐太宗李世民叫「世民」，人們不太敢用「世」這個字，所以仍舊用「天親」，就是這原故。

窺基法師是功臣的侄子，窺基法師的伯父叫尉遲恭，尉遲恭是輔助唐太宗起事的。窺基法師的父親叫尉遲宗，又被封為公爵，是代州都督。他(窺基)是功臣的後裔，對唐太宗亦很

尊敬，所以為了避諱而用「天親」。「天親菩薩之所(製)作也」。

好了，為何他(天親)會作這個(《唯識三十頌》)呢？我們看一看：「白虹飛禊，素豪銷景」，「白虹」是怎樣的？相傳是這樣：佛(入)涅槃那天，中國是周朝，西周——周穆王的時代，那位太史——管理天文的人——看見西方有十二條白光，(顯)現在西方。於是周穆王就問太史，太史即是管理天文的人，他問這即是象徵著什麼呢？太史說：西方有聖人去世。這個象徵是這樣的。即是什麼意思呢？那十(二)道光 是妖禊，那是妖氣來的，佛涅槃了，妖氣出現了，就是這樣。

當然話是這麼說，但有什麼可以證明到當時真的有什麼十二道白光呢，不過我們對這些傳說(的了解)，就是如此。

「白虹飛禊」，「禊」者，妖氣，那些妖魔之氣。飛起上來，佛滅度了，就「白虹飛禊」。十二條白光，就是「白虹飛禊」。飛起那些妖氣，那時候是什麼？就是「素豪銷景」，就是佛涅槃了。「素豪」的「素」即是白色，相傳佛的印堂位置有一條白(色)的毫(即「豪」)，向右旋結，結得好像一粒珠，他說法的時候那條白毫會放光的。「銷景」，「景」，光也。「銷」者，滅也。即是說佛涅槃了，「素豪銷景」了。

這樣之後呢，「線華奧旨，舛鳳訛風」，「線華」指經，「經」字，梵文叫「sūtra」，「sūtra」，嚴格的意譯是一條線，這條線可以用來穿著花，成為一個花蔓或花圈。佛經，可以把佛所說的道理貫穿起來而不散失，所以就用「線」字當作「經」。譯了作中國文，因為中國都尊重「五經」的，所以就譯作「經」字。「線華」者，即是指經，sūtra。它說經裡面那些深奧的道理，「舛鳳訛風」，怎樣「舛鳳訛風」呢？本來是「鳳」字，但抄寫的人一下子寫錯了「風」，這就是「舛鳳訛風」。那個「鳳」字，「舛」，是錯



了，把「鳳」字寫錯了變成「風」字，即是什麼意思？一直流傳下來，那些佛經愈是流傳就愈多錯誤，(就是)「舛鳳訛風」。

「貝葉靈篇」，「貝葉」，印度古代沒有紙張，就用那些叫作貝多羅的樹葉，長長闊闊的，好像現在我們包粽的那些葉，但厚很多，用鐵筆寫，寫完後塗些墨上去，然後把墨抹乾淨，這樣就有字了，佛經就是這樣(來)的。那些「貝葉」，貝多羅葉，即是指佛經，「靈篇」，讚(美)那些經是「靈」的，有神靈的，(所以叫)「貝葉靈篇」。

「乖魚謬日」，本來是個「魯」字，它不見了後面的部分，就變成「魚」字，「謬」了個「日」字，失了個「日」字了，(就是)「乖魚謬日」。即是說(佛)經有很多訛誤。

「顧惟法寶」，「顧」者，念也，回顧；「法寶」，即是佛經。

「斯文行墜」，「斯文」者，指文化，佛經的文化、佛的文化，「斯文」。「斯文」這兩字的意思是什麼？原本出自《論語》，「四書」中的《論語》。有一次孔夫子周遊列國，到了一處地方叫作「匡」。在匡的人誤會了他是從前的一名貪官，說他的樣子(長的跟貪官)很像，就包圍他，想報仇。孔夫子就被那些人包圍，幾乎掉了性命。那時他帶著弟子，很害怕，有位弟子走去問孔夫子，他說怎麼辦？現在被人包圍，已經殺到埋身了。孔夫子很優悠的回答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他說自從周文王死了之後，我們中國人的文化不是就在我身上嗎？「茲」即是此處，文王以後，文化不是就在此處嗎？他說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」，這就是「斯文」，他說如果上天還未想消滅這種文化，我這個現在還未死的人，就不應該會參加、了解這些文化了；因為我都可以了解這些文化，我又可以傳布這些文化，可見上天還未想消滅這些文化。

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，他說如果上天還未想消滅這些文化，那班包圍我、想殺害我的匡人能夠殺害得到我嗎？他們怎能奈得我何？上天會保護我的！果然，過了一段時間，那班匡人知道原來認錯了人，於是他們散開了。

「斯文」，即是用來代表文化，現在的人常說：他很斯文呀，就是來源於此。「斯文行墜」，即是佛教的文化幾乎沒有了，「墜」了，那怎麼辦呢？

「誕茲融識」，「誕」即是產生，於是產生了一個「融識」，「識」就是知識，「融」即是很融通的知識，即是指世親，這位(《唯識三十頌》的)作者。

「秀迹傳燈」，「秀」者，清秀、秀麗之「秀」，它說他的行迹，他一切的學問及行為，都很好、很善的，他能夠把佛(所說的)重要的道理好像燈燈相傳般傳下來，接著又怎樣呢？

「晦孤明於《俱舍》」，他(世親)初期於小乘出家，不相信大乘的，造了一部《俱舍頌》，造《俱舍頌》的時候是反對大乘的。

「示同塵而說有」，此處是稱讚他，意思是說他不是真的反對大乘，(只是)表示和光同塵，與小乘一樣，大家一起談論一下小乘有宗的東西而已。

後來呢，「解慧縛於《攝論》」，後來他受了哥哥(無著菩薩)的感化，至於怎樣受到哥哥的感化呢，你就自己去查字典了，對吧？查一下「世親」這兩個字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有這本書(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》)呢，你就看我這本書。

他受了哥哥的感化就改宗大乘，改信大乘。他哥哥寫了一本書，叫《攝大乘論》，並叫世親替這本書造注釋，於是他就替哥哥那本《攝大乘論》造注釋。那時候他智慧的束縛解放了，不再被小乘(的思想)束縛，「解慧縛於《攝論》」，「《攝論》」即是《攝大乘論》的簡稱。

「表縱聖而談空」，表示出他好像孔夫子一樣，「縱聖」，上天放縱他，令到他走去做聖人一樣，他可以不談小乘(的道理)，而「談空」，說大乘(的道理)，這是「談空」。

「鑒洽智周」，「鑒」即是指智慧，「洽」者，即是很融合、很融通、(淵)博，他的智慧非常之(淵)博，「洽」，很(淵)博、很融通。「智周」，「周」者，普遍，很多事情都懂得、很普遍。

「窮神盡叡」，「神」，即是神妙的道理他能夠窮究，「叡」，智慧的別名，即是wisdom，智慧，「盡叡」，應有盡有地把智慧發展。

「研精此論(頌)」，最後研究唯識研究得很精(熟)，就寫下此論(頌)。

「用標玄極」，「標」即是舉、舉出，「玄」即是深奧，「極」者，最高的，把很深奧、很高的道理標舉出來，即是舉出綱要，並不是詳細解釋。

「釋文未就」，他自己的注釋還未寫完，「歸真上遷」，「歸真」，即是圓寂、死，「上遷」，即是說他上生兜率天了。

「義繁文約」，道理很多，「繁」即是多，「約」者，簡，文字很簡，道理很多。

「泉源重秘」，本來唯識的道理好像泉水般涓涓不息，(像)有個水源，但世親死後，「秘」者，閉也，又變得閉塞了。這即是什麼意思？要靠後人替他作注釋了。

今天，講了這兩段而已，大家最緊要不用……

在意大利北部的阿爾卑斯山的路上有一個碑，相傳是這樣，我未去過，不過有人去過，拍下了(照片)回來，那個碑寫著什麼？「慢慢走」，慢慢走，沿路要(懂得)欣賞，我們讀佛經也是一樣，慢慢走，一邊走一邊欣賞，不要急，「欲速則不達」，孔夫子說。孔夫子教人「欲速則不達」，「欲速」，你搞不好的、不通的。慢慢來，每天(增加)多一點，那就足夠。因為大家只要願意持戒，永不會落惡道的，今世未學完，下一世定會接續。第一個條件只不過是持戒，對吧？所以不用怕走得慢，我們沿路欣賞。

好了，今天就講這麼多。